

白发阿婆的“织女”情结

——访余姚土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桂凤

阿拉非遗汇
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NINGBO

周燕波 刘 华

“萧萧经纬动鸣车，一夕秋风指鬓斜。织女黄姑相见后，灯前齐纺木棉花。”清代余姚文人张羲年在《姚江竹枝词》中生动地描绘了余姚村妇纺纱织布的场景。作为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纺织技艺，代代相传的余姚土布制作技艺在中国源远流长、百花齐放的纺织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，2011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今年已82岁的王桂凤老人，多年来一直默默地坚守在织布机前，传承着这项古老、质朴的民间技艺。今年，她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

王桂凤，1936年出生于姚北棉乡（今属慈溪小安乡）。过去，当地家家有织布机，村妇一有空闲就纺纱织布，延续着中国农耕社会里“男耕女织”的生活。“家家纺纱织布，村村机杼相闻”，成为当时姚北农村的一大特色。王桂凤的母亲周满香是乡里闻名的巧妇，织得一手好布。受母亲影响，王桂凤从小就对纺纱织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老人回忆道，小时候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，众人一年四季要穿的衣服、要盖的被褥全靠母亲起早摸黑纺织。因此，她和姐妹自懂事起就要帮母亲分担挑花锭、纺纱、调纱等织布的辅助工作。十四五岁

时，心灵手巧的王桂凤已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制作土布的全套流程工艺。

1955年，年仅20岁的王桂凤嫁到余姚小曹娥镇建民村，她带了好几匹亲手织成的土布当作嫁妆，同时也带来了制作余姚土布的一手绝活。她编织的土布花色繁多秀美，质地精密细腻，深受乡邻喜爱。经常有附近的姑娘阿嫂上门来取经学习，朴实厚道的王桂凤总是热情接待，耐心地教她们指点纺织的诀窍。

当时，王桂凤看到许多人将挑剩下的烂花桃、僵桃丢在一旁，觉得甚为可惜，便把它们带回家，仔细地剥出烂黄花头，细心晾晒。经过她的精心编织，劣质棉花变废为宝，成了一匹匹别具风格的紫花布。在她的带领下，小曹娥镇掀起了土布制作热。

那个年代的余姚农村有一个风俗，女儿出嫁时，娘家要准备许多跟土布有关的嫁妆，另外陪嫁的樟木箱里也少不了几匹压箱底的花色土布。王桂凤共生了三个女儿，因此，她的织布任务非常繁重。每天，天蒙蒙亮就得起床，料理完家务后，就坐在纺车或织布机前劳作。等大女儿懂事，她又手把手地教她纺纱织布。

一年又一年，“吱呀”作响的布机陪着王桂凤从青春走入暮年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随着我国纺织工业的日益发达，人们开始喜欢那些色泽鲜艳、轻薄飘逸的化纤布料，土布受到冷落，村庄里的机杼声也渐渐消失了。

王桂凤摩挲着早早为女儿精心



王桂凤在检查土布纹路。（周燕波 摄）



王桂凤演示织布技艺。（周燕波 摄）

准备的一匹匹土布，显得很失落。“等她们出嫁时，我还是按着老规矩，给她们的嫁妆箱里垫上几块土布料，算是我当娘的一点心意吧。”可是没过几年，女儿们嫌母亲赠送的土布棉被料厚重还占地，又“还”给了她。出于对土布的深厚感情，王桂凤把它们一一收藏起来。为此，丈夫还调侃她为“收藏家”。

王桂凤说，当时许多家庭的织机、摇车等纺织工具闲置了起来，要么落满蛛网尘埃，要么破败散架，有些人嫌占地地方，甚至卖掉或劈开当柴烧。王桂凤舍不得她下台陪伴她大半辈子的织布机，一有空就坐上去踩踏几下，织一点自己及家人要穿用的布。

后来她在织布机上改织尼龙袋、草席、草包，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编织的喜爱。“别的妇女后来几乎不摸织布机了，我还是常常用它，所以我的手艺没荒废过。”说到这里，王桂凤满是褶皱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。

直到2007年，余姚小曹娥镇举办民间工艺技能大赛，王桂凤在老伴的鼓励下，从柜中翻出珍藏多年的土布去参赛。凭借娴熟高超的织技，她获得了银奖。余姚市文广新闻出版局向她颁发了“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”荣誉证书，随后通过调研整理，把余姚土布制作技艺列入非遗保护项目，并帮助她重新启动余姚土布家庭作坊。

2008年9月，中央电视台摄制人员来到小曹娥，采访王桂凤母女两代人，围绕她们制作土布的流程，摄制成《从棉花到衣服》，在央视七套《乡土》栏目播出。“土布阿婆上央视了！”王桂凤的名气一下子传开了。

余姚土布又称“越布”“小江布”“细布”等，当地人称为“老布”。土布制作技艺从汉朝流传至今，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道工序，所需器具及附件有六七十种之多，工艺繁复。据王桂凤介绍，土布的主要制作环节有籽棉加工、拖花

锭、纺纱、拨纱、浆纱、调纱、摇鱼管、经纱、织布及清洗等。其中最关键的是经纱这道工序中的第一个步骤经线，因为它决定着土布的花色、质地。王桂凤熟练掌握了经线技术，故她织出来的紫花布、青花布、格子布、斜纹布等格外美观。她织的一种斜纹花布要用到630多根各色花线，经纬交错，极其繁复，绕错一根就得重来。

自2009年被列为余姚土布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后，王桂凤身上多了一份重任，为此，她经常应邀参加各类非遗展会、示范推广、培训讲解等活动。2009年9月，她与女儿赴义乌参加了首届中国（浙江）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；从2013年起，她多次参加宁波市文化馆、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阿拉非遗汇活动，向观众展示娴熟高超的余姚土布纺织技艺。这几年，她还鼓励大女儿放下家务事，与她一起投身余姚土布技艺的传承事业，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教会了二女儿掌握整套土布制作技艺。现在两个女儿成了她

的得力助手。当地政府对弘扬和传承余姚土布文化十分重视。2017年7月，一座全面展示余姚土布文化历史、制作技艺及制作成品、劳动器具的余姚土布展示馆，在小曹娥镇朗海村落成开放。

今年6月，当“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”的荣誉证书送到王桂凤手上时，老人乐开了花。“她呀，激动得一个晚上没睡好，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乡下老太婆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。”王桂凤的老伴周大爷笑着说。

虽然已年逾八旬，但王桂凤老人除了因常年劳作腰背显得佝偻外，精神、气色均不错，尤其当她坐上布机拿起梭子时，动作麻利，神采奕奕。近年来，一些人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，环保舒适、结实柔软的土布重新得到人们的喜爱，这让与布机相伴一生的老人甚感欣慰。“穿来穿去还是老布好哇，既温暖又透气，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总是好的。”王桂凤摸着身上的衣服说。

历史上那些“宫斗剧”的背后

——说说唐代的后妃制度和后宫故事

顾玮 吴中央 整理

什么样的制度造就什么样的后妃

要了解唐代的后宫故事，应先从后妃制度开始，明白有什么样的制度才能造就什么样的后妃。唐代出名的后妃之一是唐中宗的上官昭容，在影视剧或文学作品，多称“上官婉儿”。上官昭容的墓已经被科学发掘了，规格很高，墓由斜坡墓道、5个天井、5个过洞、4个壁龛、甬道和墓室等组成，跟她昭容的身份即内官的二品阶是完全对应的。不过，该墓被大规模破坏过，专家推测很有可能是“官方毁墓”行为。墓里的随葬品存有170余件，包括塔形罐、骑马俑以及十二生肖俑等。

上官昭容在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中皆有传。据《旧唐书·后妃传》记载，她是宰相上官仪的孙女，上官仪因为得罪武则天被杀，上官昭容因此受累，母亲成为官奴婢，但三岁以下的小孩不用与母亲分离。上官婉儿当时还在襁褓中，跟母亲一起成为掖庭宫人。因为是大家族出身，母亲对她进行了良好的教育，再加上天分，上官婉儿在十几岁时就显示了超群才艺。那时武则天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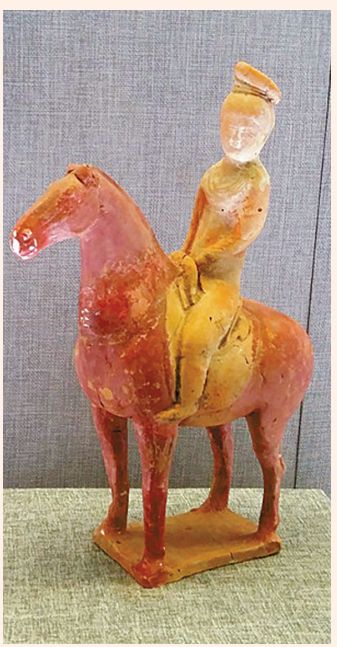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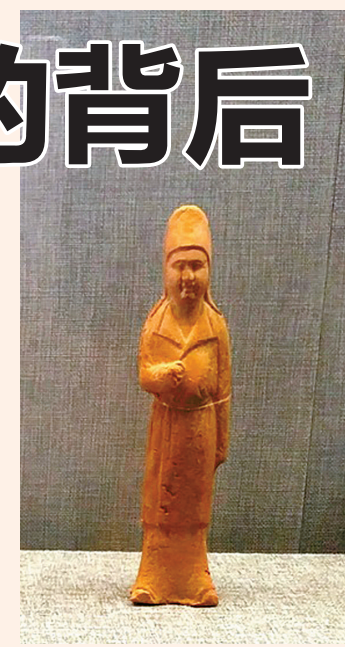
政，她搜罗了宫内外很多知识女性为其服务，比如起草诏书、处理文件等。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，上官婉儿从一个小宫人一步步成为武则天最得力的“机要女秘书”。后来武则天把李显从房陵接回再立为太子，上官婉儿和李显关系密切。李显继位之后，封其为昭容。

《新唐书·后妃传》中关于上官昭容的记载更丰富，提到了她的谥号，以及经历各种宫廷政变而屹立不倒的独特才能。

上官昭容的墓志中，提到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：中宗的爱女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，而上官昭容极力反对。除了劝谏之外，甚至服毒抗争，这说明她是忠于李唐王室的。

上官昭容的身上有很多矛盾点：她到底是宫人还是后妃？她到底是才女还是政客？她在历史上的形象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？明明给她厚葬，为什么又要毁墓？

特殊经历的背后也有很多正面的东西，尤其在后妃制度方面其实是章可循的。唐代宫廷女性的来源多样，既有世家大族出身的，也有一般官员家庭出身的，有进献的少数民族女子，也



上官昭容墓里的陶俑（陈丽萍 供图）

有掖庭宫人。一旦有条件，她们就可以成为后妃，而且后妃也可以干一些官官的事。唐代后妃也被称为“内命妇”，内命妇也可以叫“内官”。

名号阶是后妃制度制订和施行的基础，后妃的职掌、服章、首饰、车辂、卤簿、葬仪、外戚待遇等皆以名号阶为准。按照制度，后妃分为三个档级，第一档是除了皇后之外的一到二品；三到五品为第二档；六品及以下为第三档。唐代后妃的名号，唐初是从贵妃到采女，对应正一品到正八品，但在高宗和玄宗时有过变化。官官是以尚官为代表的六尚，是仿照外官而设的各种职掌。以前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制度是虚的，因为好事是官官在做，但根据一些官官墓志和最新的研究成果，职掌是有实权的，所以唐代才会出现后妃、

官官专权现象。后妃的服装和首饰是配套的，就是穿什么衣服必须配什么首饰。唐代衣服实物至今无存，我们只能借助文字和图像加以对照和想象。比如太宗韦贵妃墓壁画中的官人形象，是简单的披帛和窄袖上衣配条纹长裙。至于花钿，可以从《捣练图》《簪花仕女图》以及出土的花钿实物得到印证。

唐代皇帝纳后和纳妃，一般遵循古六礼程序。武则天有点特殊，她当时已经是昭仪了，高宗让礼官重编了一套礼，在宫里迎拜为皇后，而不是从娘家接过来的。册封有很正式的仪式，要有册封使和副使来宣读诏书。关于册封的文字资料保存在《唐大诏令集》和一些后妃的墓志里。大致可以看出，唐初册封的嫔妃一般

家世显贵，到了唐后期，很多嫔妃是官人出身。

晋封是指在一个位置上表现良好，给予升级。后妃的晋封可以是逐级的，也可以是越级的。比如太宗的徐才人越级晋封为婕妤，高宗的武昭仪一跃成为皇后，肃宗的张淑妃也直接晋封为皇后。当然，还有晋封为太妃和太后的。

后妃死后会有追赠。有些宠妃活着的时候只是妃子，死后会被追赠为皇后。如玄宗特别宠爱的武惠妃，死后被追赠为贞顺皇后。

后妃也有谥号，绝大多数只有一个字。上官昭容谥“惠文”，是罕见的双字谥号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。

古人视死如生，因此丧葬制度同样体现等级，上官昭容的墓葬就是如此。

后宫不仅仅是上演“宫斗剧”的场所

人们常说“后宫佳丽三千”，其实远不止。玄宗时，后妃加上宫人据说有上万人，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每一个后妃宫人的名字、身世以及她们身上发生的故事。有名有姓有点故事的后妃，我只找到了200多个，所以这个群体我们远未真正了解。

第一个要讲的是太宗的韦贵妃。贞观十年（636年），长孙皇后去世，太宗没有再立皇后，韦贵妃是后宫的实际主宰者。韦贵妃的传记中并没有提及她是二婚，但在她女婿的墓志里提到女

儿是跟前夫在隋朝生的，太宗封她为定襄县主。韦贵妃墓考古报告称，韦贵妃的棺槨和遗体还在，她的个子非常高，应该也很漂亮。虽然是二婚，并没有影响太宗对她的宠爱。这个故事跟后妃制度结合起来，可能会颠覆大家的传统认知。

睿宗的豆卢贵妃的故事也有些特别。豆卢贵妃在睿宗当相王时就被纳为孺人，曾对幼年的玄宗有过照顾。这在豆卢贵妃的墓志中有记载。不过，墓志中还记载了一件奇怪的事：神龙年间，

她的伯父、当时的宰相豆卢钦望称豆卢贵妃在后宫很久了，想接回家居住。实际上，唐代嫔妃是不能随便出宫的，而且此事由她的伯父出面申请，可谓事出蹊跷。后种种迹象显示，她和睿宗感情破裂，出宫是一种迂回的解决方式。由此可知，后妃哪怕地位再高，与皇帝感情失和了也不可能离婚。

玄宗的高婕妤，最初被封为才人，生了儿子颖王璿，玄宗很喜欢。据墓志记载，高才人性格沉静，不喜浮华。玄宗几次想给她晋封，她坚决不同意，说能够伺候皇上已经很荣幸了，不在乎品阶高低。除了性格原因外，她的拒绝其实还涉及玄宗朝的宫廷斗争。之前赵丽妃的儿子当了太

子，而玄宗又很宠爱武惠妃，武惠妃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太子，所以双方斗争很激烈。作为第六子生母的高才人看到整个宫斗过程，意识到儿子的优秀是好事也不是好事，所以她坚决不要高品阶，只是被迫封为婕妤。

再说回上官昭容。她出身高贵，却因为政治斗争陷入泥潭。在宫廷里长大，逐渐上升为高级官官，再转为皇帝的嫔妃。她的诗词文章非常出色，引领了当时的文坛风气，简直风光无限。但她太深地介入了政治斗争，最终在玄宗宫廷政变的时候，遭到灭杀。然而她毕竟曾经是一个很高级别的嫔妃和官官，所以睿宗又

将其厚葬，为她出版了文集，还给了特殊的谥号。但是，政治风向不断变化，因为她生前和太平公主关系较好，之后她的坟墓遭毁也在情理之中。

总而言之，后宫不仅仅是后妃们为了恩宠上演各式“宫斗剧”的场所，还是一个有着很多规矩、人情、变数的生活场域。我们研究后妃制度，关注后妃个体，在大的框架之下辨别每个支脉是“在轨”还是“脱轨”。而那些“脱轨”的变异节点，比如武则天的出现、杨贵妃的专宠、上官昭容引领的初唐文坛风气……可能会深刻影响历史的走向。

（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·国学堂，有删节）



（天一阁博物馆供图）